

比午休费更荒唐的是“符合规定”

荒唐“午休费”如何面对公众追问 2013年3月28日 新华时评 魏圣曜 叶婧

媒体报道显示,珠海市金湾区一小学从2009年秋季开始,对占用床位的学生一直收取每天2元的午休费,趴桌上午休竟也收费1元。如此看来,无论如何学生也逃脱不了“被收费”的命运。

新华时评一评
“午休费”的荒唐本质,并非可以用“相关部门的规定”就可以遮掩。尽管校方声称收费有省级教育和物价部门的明文规定,并已将收费全部上缴了财政。规定固然离奇,但综观广东众多没有收取“午休费”的中小学校,收费学校的辩解显得何等苍白无力。

“午休费”事件折射的是一些地方“从孩子身上揩油”的坏习惯重难返,“贪利不厌其微”的思

维深入骨髓。这些年来,以“捐资助学”为名义的择校费、建校费、占坑收费,让教育收费的名单拉得很长。教育主管部门明令禁止乱收费,顺应了民心,但成效不彰。广东有关部门联合为“午休费”下文,美其名是要“规范有午休服务学校的收费行为”,事实上却演化为不合情理收费的“保护伞”。

网友声音

@Louie_2013: 简直无语。干脆在校门口摆张桌子,直接收

门票,办个套票一起算,不是来得更快!

◎倾城一回:乱收费,还真是会想。

现代快报再评

学校是学生的法定监护人,看护留校午休的学生理应是学校的职责。将分内之事变成额外服务而收费,其中的荒唐不言自明。但比午休费更荒唐的则是为这项乱收费保驾护航的规定。在珠海事件被媒体曝光后,广东省教育厅回应

称,“小学生午休管理费”不能简称“午休费”,此举符合广东现行有关教育收费政策规定。

广东省教育部门所谓的“符合规定”,是广东省物价局、教育厅、财政厅、纠风办在2009年便联合印发《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小学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的通知》,但是,国家发改委2010年就下文,严禁中小学以服务性收费代收费名义乱收费。这也意味着,广东省教育部门把一个被国家发改委否定的“规定”当成了榨取学生的尚方宝剑。

懒人穷人如何区分?

如何理解财长说的帮穷不帮懒 2013年3月27日 中国青年报 李宁

新任财长楼继伟在“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3”年会上表示,“财政能不能可持续,承诺过多而收入不够,我们会走向‘中等收入陷阱’的不归之路。另外,很多民生政策、制度是不完善的,我们应该帮助穷人,而不应该帮助懒人。”(《经济参考报》3月25日)

中国青年报一评

笔者认为“帮穷不帮懒”的财税体制改革,在路径选择方面,重点将改革和完善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方面的财税政策。“营改增”、消费税、关税以及环境保护、资源产品等方面税收政策的调整,将是优先选择和重点推进的改革。针对收入分配调控的财税政策,将会成为次优选择,特别是个人所得税、房产税、遗产税等政策,会在“循序渐进”改革思维主导下,

成为次重点的改革。

其实,楼继伟的这一改革路径选择,也符合中国实际。因为中国当前针对个人财产方面的信息公开制度不健全,税收征管模式也跟不上,贸然推进这方面的改革,可能激化社会矛盾,阻碍社会公平,破坏市场经济发展的稳定环境。

网友声音

@板儿砖爷: 帮穷不帮懒,国民共发展。上下同使劲,富强才不

远。

◎财新传媒张进: 穷往往和懒伴生。一味帮懒,越帮越穷。

现代快报再评

楼继伟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的这番讲话有很大的信息量,意味着“包容性增长”将成为中国财政的主导方向,这也是奥尔森所主张的“共容利益”。但是,“帮穷不帮懒”这句通俗的表达,虽然没有明显违背常识,还是引来了舆论热议。

如果说“穷人”是一个经济状况的事实描述,那么,“懒人”则含有一定的价值判断和道德评价。懒是穷人贫穷的原因之一,但不是全部,也可能含有运气的成分,比如投资失败等。而且,懒人也不一定就贫穷,那些主动申请贫困县帽子的人,懒则懒矣,但戴上了贫困县帽子,比那些“小康县”的领导日子过得还滋润。这就给楼继伟先生出了一道难题:穷人、懒人如何区分?是不是在帮助穷人之前,要进行一系列的道德测试?

要“优秀”,更要程序正义

谁能证明27岁副县长“非常优秀”? 2013年3月28日 南方日报 丁建庭

湖南湘潭县27岁副县长徐韬日前成了网络上的焦点人物。他参加工作5年,已经变换了9个工作岗位,并在1年半的时间内完成从正科级到副处级的晋升。

南方日报一评

一个“工作优秀”的年轻官员为何不能让公众心服口服呢?除了少数人的“羡慕嫉妒恨”外,大部分人还是因为认识不到、体会不到“工作优秀”在哪里。而且,现实多次证明不少超常规提拔干部背后总有一种神秘的推动力量。

干部提拔任命,关键不在当事人的年轻,不在当事人干部家

庭背景,也不在当事人的“火箭提拔”,而在于年轻副县长在群众心目中是否“非常优秀”。只有让明规则战胜潜规则,让群众真正参与其中,才能从根本上消解公众的疑虑。

网友声音

@老梅点茶: 私底下的动作最终被曝光的又有几个?

@记忆长线: 杜绝裙带关系。

现代快报再评

湖南湘潭“破格”提拔“优秀干部”不是第一次,此前90后女干部王茜拟任区发展改革局副局长,媒体曝光后开始查处,最后确认违规,不但任命泡汤,而且数名官员被撤。大概是吸取了上次的“教训”,这一次硬咬到底,“优秀”两字就是万能金牌。

我们欢迎优秀干部,也可假

定徐韬副县长确实“优秀”,但这样的“优秀干部”要经得起程序正义的考问。作为全日制研究生,就应全天在校学习,而不能另谋“全职”;作为全职公务人员,同理更应全天在岗履职,不能拿纳税人钱干私活。徐韬纵有天大的能耐,都不能成为其特立独行于校纪法规之外的理由。遵纪守法是一个优秀公民的基本底线,更遑论一县之副县长。

“沙子”是异化体育的牺牲品

庄朵朵是一粒不再沉默的“沙子” 新京报 赵照

3月24日,微博注册用户“摔跤冠军庄朵朵”发出了一条求助微博,声称“自己是前陕西省柔道冠军庄朵朵,现年22岁,因长期训练患上运动型哮喘,有关体育部门却置之不理。”这拉开了她“揭黑”的序幕。陕西省体育局重竞技中心和延安市体育局成了舆论关注的焦点,一场退役运动员与体制博弈的战争就此拉开。(《新京报》3月27日)

新京报一评

眼下,在很多地区,竞技人才选拔依然走着粗放型的路子。

没有科学的选拔数据库,只有“水洗沙子筛黄金”的人海战术。

“庄朵朵们”就是这些不起眼的沙子,被大量聚集后,再通过一层层的比赛,洗刷出能够参加全国和国际大赛的“金子”。

一直以来,中国竞技体育选

才和培养机制,在很多方面都不够科学,问题不少。“庄朵朵事件”引起的关注,希望能对这一体系得到一点变革,让“庄朵朵们”多一点保障。

网友声音

@小帅兔斯基: 这种事还少吗?

@就西瓜吧: 为国家争光的运动员不是能用就用,不能用就扔掉的工具!

庄朵朵事件出现戏剧性转折,在接到一个神秘电话后,本来打算在央视接受《面对面》栏目专访的庄氏父女突然变卦,终于还是选择了沉默。

不过,庄朵朵的一时冲动,还是让“沙子”们的命运在舆论的汪洋中泛起了一点涟漪,人们依稀记起在退役后生活窘迫并因病去世的前亚洲冠军才力、到澡堂当

搓澡工的全国举重冠军邹春兰、靠卖奖牌度日的前长跑世界冠军艾冬梅等。

话题又回到“体育竞技有何意义”上,如果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,体育竞技就是开发人的潜能,展现人类在体能上的可能性,展现力量与美,但是,当体育竞技被异化为奖牌之争,而且奖牌背后还附丽各种荣耀或悲情之时,自然就会批量生产出像庄朵朵这样的“沙子”牺牲品。

树欲静 为何“风”不止?

涨价辟谣后的购气长龙 2013年3月28日 成都商报 刘洪波

传天然气要涨价,已经辟过谣,但买气的长龙没有缩短,有的地方还越来越长,小板凳都用上了。

成都商报一评

面对全国多个城市排队买气的场景,不知发改委感受如何。及时辟谣,发改委做到了。像天然气这样的物资,涨不涨价,发改委说话,权威性也够了;辟谣也没太顶事,不免令人尴尬。

网友声音

@炒米粒ANN: 上次说公金政策不变,后来冒过几天新政策就出来了。

现代快报再评

发改委紧急辟谣后民众还是抢购气,甚至带着救心丸去抢,这情景让人唏嘘不已。究竟是民众盲目轻信,还是民众根据过往的生活经验,而对有关方面的“辟谣”反向理解?这就像个别电视台约定“大概八点二十发”式地批某品牌产品,它批判的火力愈是猛烈到不顾程序,民众愈是信赖这个产品。树欲静之所以“风”不止,一方面如评论所说,有些专家、媒体等“利益相关人”确实在为涨价造势;另一方面,这些涨价之风还借改革之名而具有一定“合理性”。天然气价之外,水、电力、成品油等重要能源资源价格也将“改革”,这种“改革式涨价”,在“有利于促进资源的节约使用和环境保护”的名目下,一改就灵。

别以为没人偏好 饮鸩止渴

标题党生造的“发改委担忧”
2013年3月28日 中国青年报
贺方

1~2月,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去年12月增速大降2个百分点。其中餐饮业收入增速仅为8.4%,限额以上企业餐饮收入甚至下降了3.3%。发改委对国内消费需求不足表示担忧。(《南京日报》3月27日)

中国青年报一评

公款吃喝的下降意味着更多被节约下来的公共财政资金,有可能投入到民生领域,而民生的保障和改善,从来都是让普通民众更有消费信心和消费能力的坚实基础,忧又从何谈起?在这个浮躁时代,有“标题党”并不可怕,可怕的是我们缺乏理性思考的能力。

网友声音

@老赵行摄: 是发改委担忧? 还是发改委的某官员担忧?

现代快报再评

仔细看过报道,还不能匆忙认定是“标题党”所为。发改委担忧市场的需求不足是事实,也合理,至于市场需求不足与“八项规定”的关系,其中一段这样表述:“发改委经济研究所专家陈新年指出,像集团消费,实际上就是公款……公款吃喝下来了,影响了整体消费。”——“引发发改委担忧”的逻辑链条清晰可见。

当然,“具有理性思考的能力”的人是不相信发改委如此不讲政治的,但是,你架不住发改委有个别专家或者个别官员特别偏好饮鸩止渴。